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汝師之為諸子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之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

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庋之高閣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寒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於齊不得死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爲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死而走秦卒受僇

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
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
欲出奇指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
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
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仇敵甘心焉而
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

劉廷惠刻

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說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衒功則機不合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遂也

今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
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
閒非而立繆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閒若是
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渰
楚北渰戎狄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
屏翰天不欲顧果韓芽五國弃而摟之秦

而轉捘漢故聽非子之庚紲仰藥而不之
恤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
也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
然則管子与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
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畏父子皆聖辟其
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渙之变管子

之毘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
方勁之楚与戎狄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
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
不為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
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急義欲之微旨一
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

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非子之所為言雖鑿〻衡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使彈於富强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為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幷天下幷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并天下之与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

是故非子之於覇若不足而管子之於覇
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
鉅卿也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
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辭而嚴
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疏
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叢其蓄而鳴其不

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者也能以
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
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推名法家苛
察繳繞又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譎哉
其言各十餘萬而槩度不能無傳而小有
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

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
宋韓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
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繼老子故
淺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
夫儒至宋而衷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
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

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淂淺而孔明之所淂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与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

世思哉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
鷄者以味薦而已矣

後學弇山人王世貞撰

呂虛刻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
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
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吾
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巳下之子孫世祿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
區區之齊在海濵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
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
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
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沬之盟管
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
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上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

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

孔頴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

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没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
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役盡地利旣爲富疆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
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
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
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劒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
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
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
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
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綃絀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襍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
内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
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
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
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
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
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摽術
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襍重複似
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
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
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
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
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
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斃
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
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眞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灸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
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
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
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
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主死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
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鈌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内業諸
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文評終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

績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
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襍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況作
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
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
之註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刋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别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别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奥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襍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

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强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巳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目錄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內十篇

管子目錄終

管子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爲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祗祀山川則威令遠聞

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

劉績曰按維網罟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勞人必謂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

文法三轉甚奇

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寳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按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絶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

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爲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也以鄉爲鄉二親也以國爲國三親也以天下爲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

按鄉大於家言以為家者為鄉則鄉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隨之故治天下者不拘于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如天地日月然後能治天下

匿之指好惡也

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燿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滿取其露見不隱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

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右六親五法

此注多非當依後形勢解自明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 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 貴有以行令。

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運謂声名彰于四方也蜀音獨

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

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轡斲削之末

譕音無

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爲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轍跡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爲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旣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爲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譽惡也如此之人則亂大邦也譕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有大

顧憂謂慮後患也

必得之事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

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於道者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疑動言必得應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

按謂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矜伐二句謂自用則小之弊

按言怠惰則不能及時成事，操要則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立操要之神，則怠惰不及者亦從而能矣

故曰緜之天地

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

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

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

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

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靡滯，故多不及

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

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厲以待

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曙戒，戒勿爲倦怠也

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

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

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

釋一作澤

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

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

按出於理曰天道出於欲曰人事

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已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

按當作烏集之交

見與當作見愛之交

獨王一作獨任

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

按此註非觀解自見

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嶮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爲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禀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則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

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下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僞也鄉置師以説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 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 則上下相疾也 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 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

二者賢不肖能察也

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

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

頤楨刻

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爲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

也上恃龜筮好用巫毉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

邪行。敎也。女無淫事。訓也。敎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

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庭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

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

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 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 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 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巳上總其目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

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

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

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得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

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愼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旣譙能敬而從命無譙責讓也）

計上計也

及坐及也

著標著也使備曹署著其名

事可白則是敎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非必有首

吳丙初

(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

按侈曰專制謂增之不足曰虧令謂損之

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

敬同儆戒也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有凶旱。有所秎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

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

此有闕文誤字

鬈音權

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求圓反）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必）

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矣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

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

以爲所貿則君道也貿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

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 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 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 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 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 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

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賢皆賢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賢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賢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

按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

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

鎌刈割器纆細縛索

按此一節言土地就中論不可食者而除之紀其可食之實不可徒論廣狹也

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纆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

按此一節言官邑事制之器

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

按此一節言既立制而遂定賦也

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㪷。一本作一升 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 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績繼也預貯水也 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 十分去二

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屈毎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續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

按此言士賈工雖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田三日借民以盡地利按此言教人當使智愚皆知

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爲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爲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

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

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聖故名爲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已尚不足何名爲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無事則歸

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

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
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
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管子卷第一 終